

# 转型国家的政治学:俄罗斯政治学 30 年来的发展与评析

费海汀

**内容提要** 俄罗斯政治学在 30 年发展中,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学知识方面的模仿学习,到本土政治现象的科学化描述,再到秉持本土价值、吸纳前沿方法的三阶段发展历程。俄罗斯政治学总体呈现出概念的体系化、思维的科学化与视角的本土化三个特征。当前,俄罗斯政治学已经确定了国家、政府、政党、市场、社会、精英、思想文化七个主要研究领域。但是,这些主要研究领域发展并不均衡,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对策性、技术性研究强于理论性研究,议程和理论引进强于本土理论建构,学术研究落后于政治实践等。目前,俄罗斯政治学的有些研究成果转化成国家战略,促进了政治主体的协同发展,有些研究还揭示出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潜在威胁。对追求政治与政治学现代化与本土化双重目标的转型国家而言,俄罗斯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世界政治 政治学 俄罗斯政治 政治转型 政治发展 政治现代化

---

\* 费海汀: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邮编:100871)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苏联—俄罗斯政治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9CKS016)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学科的建立,通常意味着国家对某一特定领域科学知识重要性的肯定与认可。政治学作为对现实政治的总结与思考,往往深刻反映一个国家对自身政治发展过程的认识、判断与规划。因此,考察一国政治学科的建立、调整、发展和管理,分析一国政治学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兴衰、更替、融合与分化,无疑也是理解此国政治的最佳渠道。作为一个继承了苏联政治传统的国家,俄罗斯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在世界政治学的学科史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从无到有,从起步、追赶 to 逐渐并行于世界政治学前沿的阶段与过程,能为所有追求政治与政治学现代化与本土化双重目标的转型国家提供参照。

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为:转型国家为何需要、为何产生政治学科?转型国家的政治学一般会经历何种发展历程,呈现何种发展规律?转型国家的政治学如何认识政治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又在这些领域取得何种进展?如何从宏观上理解和评价转型国家的政治学?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转型国家之一俄罗斯为案例,对俄罗斯政治学 30 年来的发展进行分析,同时结合俄罗斯政治学会核心成员近 10 年来重点关注的 7 大领域对俄罗斯政治学的成果进行分类阐述。

## 一、俄罗斯政治学的发展历程

对于俄罗斯而言,“转型”意味着在既有体制的基础之上全面塑造一个新的组织体系,实现整个社会组织、机构、关系、身份、认同的大规模重组。作为与国家政府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政治学同样需要突破旧有框架,重新建立认识理解人类政治生活的范式。政治学规律的客观性与政治学知识的特殊性决定了政治学科的必要性和独立性。转型国家产生政治学科是一个必然现象,但政治学科的发展却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俄罗斯政治学大致遵循了三个方向的发展规律:概念的体系化、思维的科学化与视角的本土化。在 30 年的艰难求索之后,俄罗斯政治学基本完成了学科体系的建设,实现了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的分化,实现了政治概念和理论的持续提炼、供给与创新。

### (一) 概念的体系化

对于转型国家而言,政治学科的建立往往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一个从其他相关学科脱离与分化的过程,是一个建立本学科专属概念体系的过程。因此,在转型国家建立政治学科,有两个基本前提,缺一不可:其一,需要承认政治学知识的必要性;其二,需要承认政治学知识的独立性。承认其必

要性,意味着认识到人类的政治活动中存在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不以个人或集体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是遵循或是违反这些规律,都会导致特定的结果。由此才能将政治学与政治实践区分开来。而承认其独立性,意味着认识到人类的政治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存在区别。从其他社会活动中总结提炼的理论模型无法很好地解释政治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将政治学的知识与其他学科的知识区分开来。

在苏联—俄罗斯的案例中,政治学科的建立过程就十分典型。苏联时期不设政治学科,因此,政治学研究的任务散见于国家与法、经济学与哲学三个专业。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承担国家与法的理论、地方苏维埃建设研究;科学院经济所承担苏联经济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所承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承担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后来,科学院逐步设立了一系列区域国别研究机构。1956年设立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1960年设立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所,1961年设立拉美所、1966年设立远东所、1967年设立美国所(1974年改为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另外,一部分党和国家政治机构也承担了政治学研究的任务,例如,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共中央党校等。首次设立政治学科的倡议出现于1965年1月10日。哲学博士、苏联政治学会<sup>①</sup>执委会委员布尔拉茨基(Бурлацкий Ф. М.)在《真理报》撰文,呼吁建立一门独立的政治学科,但始终进展缓慢。这就导致政治学知识严重匮乏的问题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始终困扰着苏联与俄罗斯社会。苏联末期,虽然已经存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政治学者的交流,但由于学科建设的缺乏,政治学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完全无法提供苏联社会所需求的对政治现实的分析解释和对政治发展的规划建设,导致苏联在需要进行全局性、系统性和大规模改革时,不仅缺乏理论参考,也缺乏来自经验研究的支持。

1990年秋,苏联最高学术评定委员会<sup>②</sup>设立了第一个政治学专家委员会

---

① 苏联政治学会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55年,当时作为全苏对外文化交流协会(ВОКС. Всесою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культурной связи с заграницей。)经济、哲学、法律科学分会存在。1960年,组织从文化交流协会中独立出来,组建苏联政治学会[САПН. Совет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оведческих) наук]。但俄罗斯政治学科的专业划分始于1988年,学科则建立于1990年。

② 最高学术评定委员会(Высшая аттестацио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初建于1932年,主要目的为统一全国的学术评价标准。不同时代的最高学术评定委员会隶属关系不一。苏联后期(1975—1991)隶属于苏联高教部,名为苏联部长会议最高学术评定委员会。当前,最高学术评定委员会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其主要工作为评定高校学位委员会的设立与撤销、授予学位、考核博士研究生资格、评定学术期刊及出版物以及确定对国外学位的互认问题等等。具体信息参见最高学术评定委员会网站:<https://vak.minobrnauki.gov.ru/main>。

和第一个政治学的学位委员会。<sup>①</sup> 政治学科的建立,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学的专属概念得到了体系化。这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意义。首先,苏联—俄罗斯学界开始正视政治活动的重要意义,不再将其限定在经济生产、社会交往和文化生活的范畴;其次,苏联—俄罗斯学界开始从政治制度、政治进程和政治文化等多个角度着手建立理解政治活动的知识体系;最后,苏联—俄罗斯学界开始尝试将现象、经验、判断和猜测转化为可供辨析、推导与论证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表现为多种形式,可以表现为数据,也可以表现为案例。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描述苏联—俄罗斯政治活动的术语结构。完成概念的体系化过程之后,苏联—俄罗斯的政治学研究突破了学者主观认识和判断的范畴,逐步向相对客观、可供其他学者验证的理论模型发展。

政治学概念体系化的过程最初的体现是三大民意调查机构的建立。<sup>②</sup> 其中,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由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科学院院士扎斯拉夫斯卡娅(Заславская Т. И.)于 1987 年创建,完全由国家控股。民意基金会始建于 1991 年,最初为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一部分,1992 年独立成为非营利组织。列瓦达中心最初也为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一部分,2003 年后独立成为非国有研究机构。三大调查机构虽然主要应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但已经开始对民众的政治观念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评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后,俄罗斯学者使政治学概念的体系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体标志是俄罗斯政治学评估体系研究的蓬勃发展。俄罗斯各主要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广泛吸收各种世界政治学中的各种指标模式,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制定了评估俄罗斯政治活动的种种指标体系。其中,典型代表包括雅各布森等制定的市民社会评估体系(2011)、<sup>③</sup>亚库宁等制定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体系(2012)、<sup>④</sup>拉宾等制定的地区现代化进程评估体系(2016)。<sup>⑤</sup>

① 〔俄〕普利亚斯:《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学》,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 页。(Пляйс Я. А.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ереходной эпохи в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 14.)

② 苏联—俄罗斯的社会调查组织主要以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民意基金会(Фон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列瓦达中心(Левада-Центр)三大民意调查机构为代表。

③ 载〔俄〕雅各布森等:《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市民社会》,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出版社 2011 年版。(Якобсон Л. И. и др.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модернизирующейся Росс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2011.)

④ 载〔俄〕亚库宁等:《公共政策与管理的质量与成效》,莫斯科:科学专家出版社 2012 年版。(Якунин В. И. и др. Качество и успеш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политик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чный Эксперт, 2012.)

⑤ 载〔俄〕拉宾等:《俄罗斯国家及地区现代化地图: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趋势与问题》,莫斯科:“世界”出版社 2016 年版。(Ляпин Н. И. и др. Атлас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и ее регионов: соци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роблемы.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16.)

## (二) 思维的科学化

除概念体系化外,转型国家建立政治学科的另一重要过程是其方法的科学化。由于长期缺乏对政治活动与政治学知识的系统研究,转型国家在建立政治学学科时,首先需要大量译介世界其他国家政治学科的既有成果。而这往往会对既有的、为大多数学者所熟知的知识体系产生极大冲击。因此,在转型国家建立政治学,常常会伴随着国外知识理论大规模引进和本国传统文化大规模复兴两种截然相反却同等强劲的潮流。一方面,有相当多学者认为本国政治现象在世界历史和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热情倡导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同样会有些学者大力强调发扬本国研究传统,认为本国的政治现象具有特殊性,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但科学意味着可重复与可验证,这就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政治学研究不能局限于对特定案例的特殊性进行解释,而是更要重视案例在更大范围、更多层次上的普遍性;其二,政治学研究不能局限于一国一地,只对特定地区的政治现象进行解释,而是要能够迁移至其他案例中,对相似的现象进行有效分析。对于转型国家而言,政治学发展的难点并不是主张普遍或特殊的一方如何说服或取代另一方,而是如何平衡好二者的比例与关系。俄罗斯政治学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可以描述为:从本土特殊问题中提炼出普遍理论,并与世界政治学进行广泛的比较对话。

在苏联—俄罗斯政治学的案例中,由于20世纪90年代苏联政治传统遭受严重挑战和质疑,因此多方参照、择优移植世界其他国家较为典型的政治体制成为俄罗斯各界的共识和选择,同样也成为政治学科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主要研究目标。这一时期,俄罗斯政治学科的主要任务为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引介与知识传播,议程设置全面借鉴西方政治学模式,主要研究民主化与民主转型及不同国家民主体制的结构和特点,以期为体制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直到21世纪,俄罗斯政治学单方面引进外部知识的趋势开始扭转,更多本土的声音开始出现。这一时期议程设置的特征集中表现为本土需求与西方方法的结合。从本土需求来看,俄罗斯政治学界主要针对冲突、博弈、管理、官僚、政党、选举体系和央地关系等内容展开研究,以期为缓和各种社会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方法。从研究方法来看,俄罗斯政治学界主要将研究重心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的成果和知识逐渐转向引进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从直接借鉴国外政治学观点与结论逐渐转向独立研判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各种政治现象。

方法科学化与平衡政治学普遍规律与俄罗斯社会特殊性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俄罗斯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迭代过程中。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政治学科主要在国家与法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对其他国家的正式制度、机构设置、府际关系和规则程序等问题展开探讨,以回应宪法制定基本原则、总统议会间的权力分配和约束、联邦与地方政府间职能划分、政党竞争与政治参与的渠道平台等关键问题。由于体制建设的任务尚未完成,此时在西方政治学中已经比较成熟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范式并未在俄罗斯成为主流。以俄罗斯科学院比较政治研究所的著作出版为标志,俄罗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建立始于 2006 年。近年来,俄罗斯政治学开始跳出旧制度主义国家与法的研究框架,开始主动探讨制度与行为的相互塑造问题,因而遵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方法的研究,以及对制度陷阱、公民行为之类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sup>①</sup> 相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一时期俄罗斯的政治学开始出现基本范式的迭代,并且同时在多个方向上探索发展。一方面,促进制度主义研究方法与思维的更新换代,采用新制度主义范式不断加深对政治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着手建立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在精英、政党、利益集团、社会阶层、政治文化和选举行动等领域发展能够解释各种政治行为的中层理论。

反映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强调普遍性的学者更加倾向于用横向比较的方式获取政治学的知识,而强调特殊性的学者则更倾向于用纵向解读的方式促进政治学的发展。转型国家的政治学科由于是建立在其他学科的基础之上,因此往往一开始规范性研究和纵向解读的比例要显著高于量化研究与横向比较。因此,转型国家政治学的发展应着重强调其普遍性思维的建立,而非特殊性思维的加深。普遍性思维的拓展不仅要求政治学研究在世界层面上发展本国与政体、规模、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经济水平相似或相异国家的比较,还应包括本土所提炼的中层理论在“次国家”(subnational)层面,即地区与地区、省与省,乃至市与市、村与村、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广泛验证。这方面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俄罗斯城市政治学的发展。这一研究门类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地方自治研究。由于各地差异显著,因此一个案例所提炼出的模型往往很难用于解释和预测另一个案例的现象。近年来,俄罗斯政治学中

---

<sup>①</sup> [俄]帕特卢舍夫等:《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载[俄]加曼-加卢特文娜编:《我国政治学学派的结构转型与发展》,莫斯科:“观点”传媒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3—111 页。(Патрушев С. В. и др.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и развити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школ политолог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5, С. 93-111.)

的地方自治研究开始大量引进美国与欧洲的既有理论,向城市治理及城市群体研究发展。<sup>①</sup>通过对本土城市权力体系的研究,以及在本国内部其他城市的验证,俄罗斯学者开始逐渐尝试将理论模型扩展到中东欧地区,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市政治学研究者展开对话。

### (三) 视角的本土化

概念体系化是政治学建立的前提,思维科学化是政治学完善的基础,而转型国家的政治学要获得实质性发展,关键还需完成其视角的本土化过程。本土化过程是指摆脱在概念体系中的单纯逻辑推演,深入本土实践,发现既有理论无法很好解释甚至于尚未发现的问题。此类问题的发现常见两种途径:一种是尚未被各学科既有理论所发现或尚未引起重视的政治现象,另一种是其他学科已经发现却无法很好进行解决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的责任和功用就是积极地去参与这些问题的研究,并识别它们的本质与核心是否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从理论和学科的角度,转型国家的政治学建设需要完成其分化过程;但从问题和现象的角度,政治学只有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才能完成切合本国事实的理论构建,进而完成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与交流,并最终促进学科的发展。

有学者总结,根据中国的经验,政治学在40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而中国政治学新兴的20多个交叉学科大致又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借鉴别的学科理论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新兴学科;第二类为研究特定领域政治问题或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第三类为研究区域或部门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第四类为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其他学科问题的新兴学科。<sup>②</sup>交叉学科无疑是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交叉”本身也存在三种形式,一种是方法与理论的借鉴,一种是针对具体问题和对象的交流对话,一种是政治学知识与理论的外溢。三种形式不仅本身就存在难易之

<sup>①</sup> [俄]列加耶夫:《城市群体权力结构研究的经验:俄罗斯的投影》,载[俄]索洛维约夫编:《现代十字路口上的政治与科学:俄罗斯政治学会周年纪念会议成果暨2016年年鉴》,莫斯科:政治学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176页。(Ледяев В. Г. Опыт изучения власти в городских сообществах: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оекция. в Соловьев А. И. Политика и наука на перекрестке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к итогам юбилейн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РАПН. Ежегодник 2016.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6, С. 156-176.)

<sup>②</sup> 第一类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生态政治学、经济政治学;第二类如农村政治学、地方政治学、权力政治学、政治文化学、地缘政治学、政治传播学、发展政治学、资源政治学、网络政治学、政治营销学;第三类如民族政治学、边疆政治学、国防政治学、警察政治学、军事政治学、教育政治学;第四类如预算政治学、安全政治学、能源政治学、灾害政治学。参见王义保、师泽生:《中国政治学新兴学科30年:回顾与思考》,《探索》2011年第2期,转引自俞可平主编:《中国政治学四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17—18页。

分,实际上也展示出政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俄罗斯政治学的案例中同样如此。苏联—俄罗斯的政治学脱胎于国家与法、经济学与哲学三个学科,在转型前后又深受迅速发展的社会学科影响。因此,俄罗斯政治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主要由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史和政治哲学等跨学科研究构成,在此基础上才逐渐开始了政治冲突研究、地方自治与民族政治学研究、政治认同研究,政治传播与政治语言研究等方向。有学者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学界对政治学重要议题的理解与西方存在显著差异。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政治学的重要问题包括制度主义、行为主义革命、比较政治、国际关系、政治管理、政治经济和方法研究,而在俄罗斯政治学教学大会上,与会者关心的重点则是政治学理论的历史、国际关系史、方法论、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学、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sup>①</sup>

20 世纪 90 年代末 21 世纪初,俄罗斯政治学中关于具体问题和对象的探讨开始增多。1998 年,第一届全俄政治学者大会共包括七个分论坛,分别是俄罗斯国家、俄罗斯市民社会、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政治学教育、政治实践、政治沟通和安全研究。<sup>②</sup>到 2000 年第二届大会时,分论坛扩展到 11 个,分别是政治学的发展与传承、俄罗斯国家、政治转型、选举过程、区域政治、民族政治、政治精英、世界政治、政治科学、市民社会、政治冲突与暴力。<sup>③</sup>不难发现,相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2000 年前后的俄罗斯政治学已经将大量的注意力转移到过去十年俄罗斯政治改革中出现的大量无法得到有效解释的现象和问题之上。在探讨这些具体议题时,参与者不仅有政治学者,还包括许多社会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学者。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各学科都已认识到许多复杂社会问题需要得到政治学的解释和解决,同样,这也证明俄罗斯社会对政治学知识与理论的需求在不断增大。

在视角本土化方面,俄罗斯政治学中典型案例是精英政治学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的研究中,“精英”这一概念主要都被作为批判对象,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俄罗斯政治学界才开始正视精英在政治进程中的

① [俄]帕特卢舍夫、非利波娃编:《俄罗斯政治学会史》,莫斯科:“观点”传媒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0 页。(Под ред. Патрушев С. В. и Филипповой Л. Е.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5, С. 130.)

② 《第一届全俄罗斯政治学者大会宣言》,《政治学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183—188 页。(Обращение Первог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политологов//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8, № 2, С. 183-188.)

③ 《第二届全俄罗斯政治学者大会宣言》,《政治学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181—183 页。(Обращение Второг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политологов//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0, № 3, С. 181-183.)



重要作用。2000年以后,俄罗斯的精英研究与其他学科交融,逐渐发展出政治心理、政治社会、比较精英和精英间关系等研究方向。精英研究也在近年来取得显著的进展,逐渐形成精英政治学这一门类。当前俄罗斯的政治学已不再将精英简单区分为精英集团与精英个人,而是开始将前沿的计算政治学方法引入研究,尝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思维,采用多水平模型、随机指数图模型(ERGM)等方法以解释精英间关系、群体冲突和潜在政治集团。<sup>①</sup> 可以认为,俄罗斯政治学中的精英研究已经开始形成一定的外溢效应,使政治学的概念、方法与理论为其他学科所接受和应用。

## 二、俄罗斯政治学的重点关注议题

要展现30年来俄罗斯政治学的发展情况,除了对其学科建设等客观要素进行描述之外,还需对其重点领域、议题以及前沿观点等要素进行归纳。本文认为,分析俄罗斯政治学科30年来关注的重点领域,更宜从学者角度,综合、长期地观察其主要研究兴趣。俄罗斯政治学会(РАПН,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作为俄罗斯政治学界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学术共同体组织,其成员的构成包括不同系统归属、不同年龄代际、不同立场倾向及不同专业出身。同时,政治学会成员特别是核心成员又对学科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力和影响力。因此,从这一组织样本进行的分析及其结论,实际上很可能接近于整个学科的真实情况。

本文将政治学会的核心成员<sup>②</sup>定义为永久会员23名,<sup>③</sup>主席及副主席8名、主席团21名、科学委员会(2019—2022)35名、管理委员会40名、教育委员会19名、专家委员会(2018—2021)73名、顾问委员会24名成员。观察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和代表作品,可以总结出39个重点关注的研究议题,大致可划归七个大类:(1)国家、联邦与城市;(2)政府、行政与管理;(3)议会与政党;(4)市场、商业活动及商业团体;(5)社会、社会阶层与社会活动;(6)精英和群

<sup>①</sup> [俄]波波娃:《政治分析》,载[俄]加曼-加卢特文娜编:《我国政治学学派的结构转型与发展》,莫斯科:“观点”传媒出版社2015年版,第38—59页。(Попова 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в 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и развити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школ политолог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5, С. 38-59.)

<sup>②</sup> 在各类机构中,出版委员会(редакционный совет)、国际合作委员会(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监察委员会(ревизионный совет)及名誉主席(почетные президенты)成员一部分与学术关系不大,另一部分则已包含在其他委员会中,因此不纳入分析。

<sup>③</sup> 政治学会建立50周年即截至2005年时授予。

体;(7) 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以 39 个关键词检索 2010 至 2020 年这 10 年来的研究成果,<sup>①</sup>可基本获知俄罗斯政治学科历经 30 年的发展历程后逐渐形成的重点领域、主要议题及前沿观点。

### (一) 国家、联邦与城市

在国家、联邦与城市领域中,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包括国家状态(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联邦制、民族、区域、城市、乡镇、地方、自治与中心化/去中心化问题。这一领域主要回答的是政治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国家的统一、巩固及发展方向问题。有学者认为,和平、团结及不同国家间的民族和谐是维护后苏联空间民族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要害。<sup>②</sup>对于后苏联空间的民族国家而言,首要难题就是民族与公民身份的融合。在俄罗斯,这一问题体现为“俄罗斯民族”概念对“多民族人民”概念的取代。但有学者指出,迄今为止,俄罗斯并没有真正形成俄罗斯民族。<sup>③</sup>同时另有学者认为,在 30 年来的政治实践中,国家建构的任务应该优先于公民民族建设。<sup>④</sup>但在政治实践中,俄罗斯的联邦制度并未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功能,而是出现了某种去联邦化的现象,具体体现为权力不断向联邦政府集中,结果是反而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效率。<sup>⑤</sup>有学者采取次国家比较的方法,从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角度对俄罗斯七个联邦大区的现代程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2000 年以来,俄罗斯的确在联邦主体层面上真正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但 2008 年以来现代化速度正在减缓,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正在逐步增大。学者认为,现代化速度的减缓提示了结构性风险的

① 在 1990—2000 年的 10 年间,俄罗斯的政治和政治学科仍处于探索阶段,未能形成比较稳定的结构与形态。而在 2000—2010 年的 10 年间,俄罗斯政治逐渐稳定,开始逐渐出现中长期战略规划,政治学科也开始稳定发展。到 2010 年后的 10 年间,中长期规划的效果开始出现,俄罗斯政治学科才真正意义上对 30 年来的历程和得失进行客观、理性、全面的总结。因此本文认为,要判断俄罗斯政治学科的重点领域和主要议题,应以最近 10 年的数据为准。

② [俄]左伊洛夫、萨洛洛夫:《后苏联空间的国家性:主权的前提》,《法律科学:历史和当代》2012 年第 11 期,第 25—34 页。(Зоиров Д. М. и Сафаров Б. 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Юрид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2, № 11, С. 25-34.)

③ [俄]格拉宁:《俄罗斯形成“民族国家”了吗?》,《哲学问题》2011 年第 1 期,第 15—26 页。(Гранин Ю. Д. Станет ли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1, № 1, С. 15-26.)

④ [俄]谢梅年科等:《国家与民族之间:后苏联空间的认同政治困境》,《政治学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54—78 页。(Семененко И. С. и др.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нацией: дилеммы политик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7, № 5, С. 54-78.)

⑤ [俄]乌姆诺娃:《去联邦化问题与辅助性原则语境下当前俄罗斯权力主体划分模式的优化前景》,《比较宪法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45—55 页。(Умнова И. А. Проблемы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птимизац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одели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я предметов ведения 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в контексте доктрины субсидиарности//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2, № 2, С. 45-55.)

存在,俄罗斯的发展需要国家在宪法、民主、法治和自治原则上对区域施以软性但更为系统的调节,其目标则是实现区域的差异化发展及更高水平上的区域优势整合。<sup>①</sup>有学者指出,如果是基础设施的客观因素存在差异,则需要联邦主动进行调节;而如果是人力资源和创新程度存在差异,则更需要制定自下而上的区域发展政策,<sup>②</sup>以“专业化”来代替原有的“一刀切”发展模式。<sup>③</sup>在城市层面,这样的差异同样存在,但在不同领域存在不同的趋势。<sup>④</sup>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城市需要完成角色的转变,成为全球化和创新中心,<sup>⑤</sup>大城市需要从工业中心向多功能集聚枢纽转型。<sup>⑥</sup>为此,有必要加强对城市权力结构的研究,<sup>⑦</sup>从社会分层、种族构成、空间分布等多方面综合提高城市治理水平。<sup>⑧</sup>其中,要发挥国家的潜力,又尤其需要充分依靠、调动和发展地方自治机构的

---

① [俄]拉宾编:《俄罗斯及其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图: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趋势和问题》,莫斯科:“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Составитель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Лапин Н. И. Атлас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и ее регионов: соци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роблемы. М.: Весь Мир, 2016.)

② [俄]库兹涅佐娃:《区域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结构》,《经济学问题》2013年第2期,第121—131页。(Кузнецова О. В. Пирамида факторо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ов//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3, № 2, С. 121-131.)

③ [俄]泽姆佐夫、巴林诺娃:《俄罗斯区域创新政策的范式转换:从“一刀切”到“专业化”》,《经济学问题》2016年第10期,第65—81页。(Земцов С. П. и Барина В. А. Смена парадиг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России: от выравнивания к «умной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и»//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6, № 10, С. 65-81.)

④ [俄]祖巴列维奇、萨弗罗诺夫:《2000年代俄罗斯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增长还是衰退?》,《社会科学与现代现实》2013年第6期,第15—26页。(Зубаревич Н. В. и Сафронов С. Г. Неравен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ов и городов России 2000-х годов: рост или снижение?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3, № 6, С. 15-26.)

⑤ [俄]博伊科夫等:《城市的未来:作为全球化与创新中心的城市》,《远见》2011年第4期,第32—48页。(Бойкова М. В. и др. Будущее городов: города как агенты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и инноваций//Форсайт, 2011, № 4, С. 32-48.)

⑥ [俄]马尔季亚诺夫、鲁坚科:《俄罗斯的超大型城市:从工业城市到多功能集聚战略》,《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哲学与法研究所科学年鉴》2012年第12期,第316—330页。(Мартьянов В. С. и Руденко В. Н. Российское мегаполисы: от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ых городов к стратегии много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х агломераций// Научный ежегодник института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рава Ураль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АН, 2012, № 12, С. 316-330.)

⑦ [俄]列赫洛娃:《城市政治体制:理论和经验研究》,《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32—60页; [俄]齐立科娃等:《俄罗斯小城市中的权力:主要行动者的形态与互动》,《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88—105页。(Ледяев В. Г. Город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ежимы: теория и опыт эмпир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2008, № 3, С. 32-60.; Чирикова А. Е. и др. Власть в мал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городе: конфигурация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основных акторов//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4, № 2, С. 88-105.)

⑧ [俄]玛赫洛娃、戈卢布奇科夫:《资本主义环境下的俄罗斯城市:城市内空间的社会转型》,《莫斯科大学学报》(第5版:地理学),2012年第2期,第26—31页。(Махрова А. Г. и Голубчиков О. Ю.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род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питализма: соци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внутригород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5: География, 2012, № 2, С. 26-31.)

治理能力。<sup>①</sup>

## (二) 政府、行政与管理

在政府、行政与管理领域中,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包括政府、管理、行政、官僚、法律、腐败、数字化与政治沟通问题。在这一领域中,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政治学科对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思考。有学者指出,当前公共管理理论的实践不如预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创新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行政管理机制很难及时应对各种挑战,这也被称之为行政危机。<sup>②</sup> 实际早在 2004 年,俄罗斯就已启动一系列包括机构重组、程序简化、绩效评估和信息开放等目标的行政改革。经过对 10 年行政改革的总体回顾与评估,有学者指出,俄罗斯民众对行政服务的满意度在提升,长效的改革措施得到落实。<sup>③</sup> 但也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的商业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许多法律法规更新缓慢,部分行政程序依然繁复,部门间协作渠道依然不畅,公民参与和反馈机制建设不足。<sup>④</sup> 为此,有学者提出,应该对世界各国的政治评价指标进行比较后,提出科学的、符合俄罗斯政治实践的公共政策评价体系。制定评价标准的原则有二:首先是国家能够得以存续,避免国家崩溃的出现;其次是应该将国家和公民的尊严作为评价其存续质量的标准。他们指出,应该将治理绩效与公开提出的政策目标进行比较,以测量公共政策绩效。测量标准则应涵盖国家政治中粮食、能源、工业、农业、交通、居住和劳动等 43 个分支领域。<sup>⑤</sup> 在政府与行政领域中,腐败问

① [俄]邦达里、扎加良:《强地方自治与强国家:历史和现实》,《宪法与地方法》2016 年第 4 期,第 62—74 页;〔俄〕洛帕金娜:《地方自治机构的社会政策》,《人力资源》2012 年第 5 期,第 114—118 页。(Бондарь Н. С. и Джагарян А. А. Сильное местн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си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е право, 2016, № 4, С. 62-74; Лопатина Я. В. Соц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органов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2012, № 5, С. 114-118.)

② [俄]巴拉巴舍夫:《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对国家与官僚基本行政范式的影响》,《国家与地方公共管理问题》2016 年第 3 期,第 163—194 页。(Барабашев А. Г. Кризи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основные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е парадиг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бюрократии// Вопрос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2016, № 3, С. 163-194.)

③ [俄]尤扎科夫:《国家与地方服务的质量:行政改革的努力与结果》,《国家与地方公共管理问题》2014 年第 1 期,第 52—72 页。(Южаков В. Н. Каче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 услуг: усилия 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й реформы// Вопрос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2014, № 1, С. 52-72.)

④ [俄]克利缅科:《行政改革十年:结果与新挑战》,《国家与地方公共管理问题》2014 年第 1 期,第 8—51 页。(Клименко А. В.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й реформ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и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Вопрос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2014, № 1, С. 8-51.)

⑤ [俄]亚库宁等:《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质量与绩效》,莫斯科:科学专家出版社 2012 年版。(Якунин В. И. и др. Качество и успеш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политик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М.: Научный эксперт, 2012.)

题是政治的痼疾。俄罗斯政治学界对腐败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腐败、商业腐败、腐败类型和腐败官员的行为策略等方面。<sup>①</sup>近年来,从政治心理角度研究腐败问题的学者与作品日益增多。学者们认为,国民对腐败行为容忍度的降低,以及社会对反腐行动的积极参与是减少腐败的有效措施。<sup>②</sup>此外,政治沟通是俄罗斯行政管理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2008年,俄罗斯政治学会成立了专门研究政治沟通的委员会,对政治沟通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策略进行梳理。<sup>③</sup>目前,对政治沟通的研究已经延伸至民族、文化、区域和阶层等方面,并与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等问题联系起来。自2011年开始,俄罗斯政治学界对电子政务<sup>④</sup>的兴趣和讨论日益增多。<sup>⑤</sup>2017年,俄罗斯制定了信息社会发展战略(2017—2030),<sup>⑥</sup>使数字化治理这一概念更加受到重视。为此,以俄罗斯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牵头对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了全面评估。<sup>⑦</sup>学者们指出,数字技术使政府可以在问题出现的初期从源头上予以解决,从而降低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成本。

① [俄]列文、萨塔洛夫:《俄罗斯的腐败:分类与机制》,《经济学问题》2012年第10期,第4—29页。(Левин М. И. и Сатаров Г. А. Коррупция в России: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и динамика//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2, № 10, С. 4-29.)

② [俄]茹拉夫列夫:《腐败的心理因素》,《实用法律心理学》2012年第1期,第8—21页;[俄]叶德科娃等:《反腐行为中的市民社会机构参与》,莫斯科:“优质印刷”出版社2013年版。(Журавлев А. Л.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коррупции//Прикладн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2012, № 1, С. 8-21; Едкова Т. А. и др. Участие институ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М.: Полиграф-плюс, 2013.)

③ [俄]阿夫多宁娜等:《政治传播学:理论、方法和实践》,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Авдоница Г. Г. и др.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истика: теория,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М.: РОССПЭН, 2008.)

④ 2011年前后术语仍未统一,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电子国家(электро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电子治理(электро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在2020年左右电子政务概念逐渐被数字化治理(цифров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所代替。

⑤ [俄]费多谢耶娃、柴科夫斯科娃:《电子国家的概念和实质》,《俄罗斯司法》,2011年第11期,第6—10页;[俄]切博塔廖娃:《作为个体、社会、国家交往新模式的电子治理》,《国家权力与地方自治》,2011年第6期,第18—23页;[俄]帕夫柳坚科娃:《俄罗斯的电子政府:现状与前景》,《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86—99页。(Федосеева Н. Н. и Чайковская М. А. Понятие и сущность концепции электро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юстиция, 2011, № 11, С. 6-10.; Чеботарева А. А. Электро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как новая форма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лич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власть и местн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2011, № 6, С. 18-23; Павлотенкова М. Ю. Электрон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3, № 1, С. 86-99.)

⑥ 2017年5月9日第203号总统令:《关于2017—2030年在俄罗斯联邦发展信息社会的战略》,《О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2017-2030 годы》,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919,查询时间:2023-1-4。

⑦ [俄]杜勃罗留波娃等:《根据结果评估的未来数字治理》,莫斯科:“事业”出版社2019年版。(Добролюбова Е. И. и др. Цифровое будуще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ло, 2019.)

### (三) 议会与政党

在议会与政党领域中,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包括议会、立法、政党和选举问题。在这一领域中,首要问题就是俄罗斯联邦会议的性质及其当前组织方式是否能有效行使代表与立法两个功能。俄罗斯联邦会议由上院联邦委员会及下院国家杜马构成。从立法的角度,俄罗斯政治学界和法学界正在稳步有序地推进俄罗斯的立法工作,在时任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Нарышкин С. Е.)的支持下已经多次推出并修订了关于俄罗斯立法机构发展概念的基础性研究作品。<sup>①</sup>但从代表的角度,有学者指出,在“可控民主”(управляем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的改革目标下,应该尽可能确保公民的政治参与。当前联邦委员会的选举和构成方式使参议院的立场与国家杜马趋同从而缺乏差异性。<sup>②</sup>关于国家杜马,有学者认为,杜马目前实际上混合了行政官僚机构与政治代表机构的性质,且在过去十年中杜马的制度化进程始终不畅,因此这一机构并未能扎根于俄罗斯社会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sup>③</sup>在俄罗斯政治中,联邦会议的建设与政党制度的建设息息相关。但俄罗斯的政党及政党制度则与经典政治学理论存在一定区别和差异。<sup>④</sup>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并未建立真正的、行之有效的选举与政党制度。甚至政党制度的建设进程还出现了一定的倒退。<sup>⑤</sup>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政治光谱中,基本逻辑实际上是体制内(预算使用者)与体制外(纳税者)的冲突。但这一冲突会沿着经典的中心—边缘、传统—现代、一元—竞争和劳动—资本的分类方法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如俄共与政权党(传统—现代)、政权党与自由主义政党(一元—竞争)、中间政

① [俄]安哈布里耶娃:《俄罗斯立法发展的概念》,莫斯科:“埃克斯莫”出版社,2010年版;[俄]哈布里耶娃、季霍米罗夫编:《俄罗斯立法发展的学术概念》,莫斯科:法理学出版社,2015年版。(Хабриева Т. Я. Концепция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М.: Эксмо, 2010; Под ред. Хабриева Т. Я. и Тихомиров Ю. А. Научные концепц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Юриспруденция,” 2015.)

② [俄]卡贝舍夫、扎蔑金娜:《联邦委员会:现代化或是保守化的思考》,《宪法和地方方法》2012年第3版,第32—35页。(Кабышев В. Т. и Заметина Т. В. Совет Федерац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ли консервация (размышления)//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е право, 2012, № 3, С. 32-35.)

③ [俄]布连科、普列德巴伊洛夫:《议会制与政治代表》,《政治手册》2013年第3期,第43—52页。(Буренко В. И. и Предыбайлов С. М. Парламентариз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PolitBook, 2013, № 3, С. 43-52.)

④ [俄]巴拉巴诺夫:《当代俄罗斯的政党与多党制: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趋势》,莫斯科州立大学2011年版。(Барабанов М. В. Партии и многопартийность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осно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ОУ, 2011.)

⑤ [俄]基涅夫、柳巴列夫:《当代俄罗斯政党与选举:进化与退化》,莫斯科:新文学评论出版社2011年版。(Кынев А. В. и Любарев А. Е. Партии и выбор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эволюция и деволюция. М.: Новое лит. Обозрение, 2011.)

党—民族主义组织(中心—边缘)等。同时,俄罗斯的政党都以不同比例包含了恩庇关系、等级关系、公民联盟和意识形态联盟四种组织形态。<sup>①</sup>学者们认为,政权党是在后苏联转型国家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sup>②</sup>但政权党长期的优势地位并不利于以竞争为基本原则的俄罗斯政党制度发展。<sup>③</sup>同时,这些传统的政党也正在面临网络政党的各种挑战。<sup>④</sup>有学者认为,这是目前“可控民主”发展理念带来的问题,俄罗斯政党制度需要更进一步推动人民主权的改革。<sup>⑤</sup>但以时任宪法法院主席佐尔金(Зорькин В. Д.)为代表的学者则更主张通过协调国家法律与政党法规的方式促进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发展。<sup>⑥</sup>

#### (四) 市场、经济活动和商业团体

在市场、商业活动及商业团体领域中,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包括国家与市场关系、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及私有化问题。自苏联后期的改革以来,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就紧密缠绕。经济发展不仅影响国家能力的强弱,更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塑造。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政治经济领域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未能很好地控制经济与企业,反而处于某种从属地位。因此出现大型企业和强力部门寡头轮流控制国家的现象。<sup>⑦</sup>但在他们看来,新的大型企

---

① [俄]科尔古纽克:《当代俄罗斯政党体系的建立》,莫斯科:民主信息出版社2007年版;[俄]科尔古纽克:《后苏联时期俄罗斯政党财政:政商关系》,《政体:分析、纪事、预测》2010年第3—4期,第87—120页。(Коргунюк Ю. Г.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артий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Фонд ИНДЕМ, 2007; Коргунюк Ю. Г.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 партий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между бизнесом и властью//Полития: анализ, хроника, прогноз, 2010, № 3-4, С. 87-120.)

② [俄]马卡连科:《后苏联时期的政权党:比较语境中的统一俄罗斯党》,《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42—65页。(Макаренко Б.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ласти: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1, № 1., С. 42-65.)

③ [俄]梅德韦杰夫:《政党间冲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民族和联邦关系问题》2016年第4期,第52—60页。(Медведев Н. П. Межпартий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Вопросы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2016, № 4, С. 52-60.)

④ [俄]斯莫尔古诺夫:《网络中的政党》,《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21—37页。(Сморгунов Л. В. Сетев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4, № 4, С. 21-37.)

⑤ [俄]努坚科:《俄罗斯人民主权的法律调控问题》,《国家与法》2012年第7期,第13—21页。(Нуденко Л. А.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равовом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народовластия в России//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2012, № 7, С. 13-21.)

⑥ [俄]佐尔金:《俄罗斯多党制的法律基础及宪法法院的实践》,《宪法学期刊》2012年第6期,第1—12页。(Зорькин В. Д. Правовые осно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ногопартийности и практика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России//Журнал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правосудия, 2012, № 6, С. 1-12.)

⑦ [俄]杰利亚金:《民众与市场之间的国家》,《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34—147页。(Делягин М. Г.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ежду народом и бизнесом//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8, № 3, С. 134-147.)

业已经逐渐开始向跨国公司转型。<sup>①</sup> 也有学者指出，国家、结构性优势企业以及缺乏这一优势企业三方的互动，以及互动过程中权力寻租空间的产生是当前俄罗斯政治经济领域的核心问题。<sup>②</sup> 寻租空间的产生使得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得以结合，从而阻碍正常政商伙伴关系的建立。这一现象集中体现在石油天然气、零售和交通领域。除大型企业以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小企业才是数量最多的经济主体。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事关国家安全。但目前俄罗斯由于政府的刺激资金不足、熟悉经济事务的干部数量不足等原因，导致当前俄罗斯的营商环境并不乐观。<sup>③</sup> 在俄罗斯，商业协会正在成为国家与企业互动的联结点。企业可以通过协会采取集体行动，国家也可以通过协会获得企业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支持。但是，目前参加协会的更多是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及位于首都或首府的公司，而所有权结构不太明晰的公司则缺乏参与意愿。<sup>④</sup> 近年来，俄罗斯政治经济领域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有化与私有化进程的争论。有学者指出，国家参股企业在社会总资本中份额下降，且研究证明，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私营企业对国家参股公众公司，以及国家参股的公众对非公众公司都具有效率优势。但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国家参股公司的表现则更为稳定。<sup>⑤</sup>

① 〔俄〕巴佩、加卢欣：《俄罗斯的大型企业：最初的 15 年》，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出版社 2009 年版。（Паппэ Я. Ш. и Галухин Я. С. Российский крупный бизнес: первые 15 лет.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2009.）

② 〔俄〕奥列伊尼克：《权力的政治经济学：俄罗斯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分析路径》，《经济学问题》2011 年第 5 期，第 19—33 页。（Олейник А. Политэкономия власти: подходы к анализу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бизнесом в России//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1, № 5, С. 19-33.）

③ 〔俄〕伊司马吉洛夫：《俄罗斯营商环境：当前形式与发展前景（政治法律与经济的分析）》，《当代经济的法律领域》2013 年第 9 期，第 11—19 页。（Исмагилов Р. Ф. Деловой климат в России: сегодняшне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Правовое пол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2013, № 9, С. 11-19）

④ 〔俄〕雅科夫列夫、戈沃伦：《作为政商互动工具的商业协会：经验分析的结论》，《新经济联盟期刊》2011 年第 9 期，第 98—127 页。（Яковлев А. А. и Говорун А. В. Бизнес-ассоциации как инструмен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и: результаты эмпир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Журнал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2011, № 9, С. 98-127.）

⑤ 〔俄〕阿布拉莫夫等：《俄罗斯市场中的国家参股公司：所有制结构与经济地位》，《经济学问题》2016 年第 12 期，第 61—87 页；〔俄〕拉德金等：《国有企业：国家失败还是市场失败的表征？》，《经济学问题》2015 年第 1 期，第 45—79 页。（Абрамов А. Е. и др.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Компании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участием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рынке: структу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роль в экономике//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6, № 12, С. 61-87; Радыгин А. Д. и др.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компания: сфера проявления «провал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ли «провалов рынка»//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5, № 1, С. 45-79.）



## (五) 社会、社会阶层和社会活动

在社会、社会阶层与社会活动领域中,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包括市民社会、中产阶级和抗议活动问题。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作用下,30年来的俄罗斯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决定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有学者在2012年回顾20年经济改革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社会做出六个判断:第一、集体主义丧失;第二、腐败情况显著;第三、改革没有突破;第四、社会结构变革;第五、人才外流严重;第六、专业人才流失。<sup>①</sup>2011年,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曾对俄罗斯市民社会的发展开展过全面评估。评估报告结合社会参与、组织化程度、践行价值、影响力感知、外部环境五项指标指出,俄罗斯市民社会存在既有组织遵守民主原则、社会组织联系紧密和社区增强组织影响力等优势,但也存在缺乏参与社会组织意愿、社会组织缺乏公开和透明性、缺乏首倡精神与意愿和腐败等问题。<sup>②</sup>因此有学者指出,需要加强社会组织的专业化程度、发展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及合作机制、提高民众法律和文化水平,通过市民社会的发展来带动俄罗斯社会的现代化。<sup>③</sup>但也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国家的引导与调节,如果国家意志不能得到体现与贯彻,就很容易陷入混乱。<sup>④</sup>所以也有学者认为需要通过完善立法、建设法治国家的方式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互动。<sup>⑤</sup>在关于

---

① [俄]西蒙尼扬:《90年代改革与当前俄罗斯社会结构(纪念经济改革20周年)》,《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37—47页。(Симонян Р. Х. Реформы 1990-х годов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 20-лети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реформ)//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2, № 1, С. 37-47.)

② [俄]雅各布森等:《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市民社会》,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Якобсон Л. И. и др.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модернизирующейся Росс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2011.)

③ [俄]尼科夫斯卡娅:《公民倡议与俄罗斯的现代化》,莫斯科:“钥匙”出版社2011年版。(Никовская Л.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инициативы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М.: Ключ-С, 2011.)

④ [俄]格鲁德茨娜、彼得洛夫:《俄罗斯的政权与市民社会:互动与矛盾》,《行政法和地方法》2012年第1期,第19—29页。(Грудцына Л. Ю. и Петров С. М. Власть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е право, 2012, № 1, С. 19-29.)

⑤ [俄]格里布:《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机构的互动》,莫斯科:法学家出版社2011年版; [俄]拉亚诺夫:《法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理解和关系问题》,莫斯科:法律文本与信息出版社2015年版。(Гриб В. В.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и институ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рист, 2011.; Раянов Ф. М.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правов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роблемы понимания и соотношения. М.: Юрлитформ, 2015.)

市民社会发展问题的探讨中，中产阶级依然被理解为一个重要的支柱。<sup>①</sup>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以一些典型地区为代表，研究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行动策略、价值取向和社会资源。<sup>②</sup> 也有学者对中产阶级进行总体研究，他指出，俄罗斯中产阶级存在政治空间缩小、对未来信心降低等问题。<sup>③</sup> 国家与中产阶级应该就社会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而这一目标目前暂时还未能取得显著进展。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抗议活动角度评估俄罗斯市民社会的发展。结果显示，许多活动家都会将政治与非政治的活动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分。<sup>④</sup> 虽然抗议活动在 2010—2013 年间有所增加，但在公民集体行动中的占比依然非常有限。

## （六）精英和群体

在精英和群体领域中，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包括领袖、政治精英、利益集团、青年及性别问题。有学者指出，政治精英研究是俄罗斯政治学科中最发达的领域之一，其中尤其以地方精英、行政官僚、执政集团政治心理、精英群体间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最为繁荣，<sup>⑤</sup>同时也有学者倾向于对俄罗斯政治史上精英群

① [俄]格鲁德茨娜：《作为市民社会形成与发展基础的中产阶级》，《教育与法》2010 年第 3 期，第 139—146 页；[俄]格鲁德茨纳：《中产阶级与俄罗斯的市民社会》，《法律倡议》2013 年第 8 期，第 7 页。（Грудцына Л. Ю.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как основ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право, 2010, № 3, С. 139-146; Грудцына Л. Ю.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России//Правов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2013, № 8, С. 7.）

② [俄]沃尔科夫等：《罗斯托夫地区的中产阶级：行动策略、价值取向与社会资源》，《南俄罗斯人文科学》2015 年第 1 期，第 45—59 页。（Волков Ю. Г. и др.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Рост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веденческие стратегии, ценностные установки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ресурс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Гуманитарий Юга России, 2015, № 1, С. 45-59.）

③ [俄]戈尔什科夫：《中产阶级：当代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模式的表征》，《社会学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35—44 页。（Горшков М. К.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как отраж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модел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5, № 1, С. 35-44.）

④ [俄]别图霍夫等：《俄罗斯的积极公民：动机、价值和参与形式》，《权力》2014 年第 9 期，第 11—19 页；[俄]科斯久舍夫：《政治领域的社会抗议：前景、重复与话语（理论解释与经验验证）》，《政治学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144—157 页。（Петухов В. В. и др.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активизм в России: мотивация, ценности и формы участия//Власть, 2014, № 9, С. 11-19; Костюшев В. В. Социальный протест в поле политики: потенциал, репертуар, дискурс (опыт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 эмпирической верификации)//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2011, № 4, С. 144-157.）

⑤ [俄]加曼-加卢特文娜：《我国政治科学中的政治精英研究》，《政治科学》2016 年第 2 期，第 38—73 页；加曼-加卢特文娜等：《比较视野中的精英和社会》，莫斯科：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1 年版。（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как объек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2016, № 2, С. 38-73; 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О. В. и др. Элиты и общество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м измерении. М.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1.）

体的转变进行长时段的研究。<sup>①</sup> 在传统研究领域中,地方精英晋升渠道、不同“条块”间精英的互动机制、精英政治心理研究成果丰硕。<sup>②</sup> 例如一项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就显示,政治精英按纵向直接晋升的比例要显著高于按横向更换专业领域的晋升。<sup>③</sup> 而在前沿研究领域中,全球化、信息化社会中的精英模式和精英群体研究则成为热点议题。有学者指出,网络结构并不能做到天然的民主与平等,相反,网络贵族可能将权力集中在极小的一个群体内。<sup>④</sup> 除新兴的精英群体外,也有学者致力于对既有精英群体的新形态展开研究。有学者就指出,未来可能有两个群体的精英有能力打破政治保守化的趋势:面向市场但在目前体制框架内缺乏投资意愿的“新企业”,以及关注辖地发展且具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新官僚”。<sup>⑤</sup> 也有学者认为,作为精英群体的延伸,地方利益集团<sup>⑥</sup>及游说集团<sup>⑦</sup>也可能对俄罗斯政治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与约束。而在具体的社会群体中,有学者指出,青年政治态度的极化是需要引起

---

① 〔俄〕加曼-加卢特文娜:《俄罗斯精英转型的形而上学》,《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23—40页。(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О. В. Метафизика элит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России//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2, № 4, С. 23-40.)

② 〔俄〕阿赫曼图洛娃等:《当代俄罗斯精英:政治心理分析》,莫斯科:阿尔格马克传媒出版社2015年版。(Ахмантурова С. Ф. и др.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элита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ргамак-медиа, 2015.)

③ 〔俄〕齐利科娃:《俄罗斯地区精英:社会心理分析经验》,载〔俄〕舒托夫等编:《俄罗斯精英学:对当代世界挑战的创新回应——第三届全俄国际精英学研讨会材料(2019年2月15—16日)》,顿河畔罗斯托夫,总统直属国家行政学院南俄罗斯管理学院2019年,第206—218页。(Чирикова А. 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опыт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ология: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ызов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ира: материалы Третьег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лит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участием 15-16 февраля 2019 г..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ред.-изд. гр.: Шутов А. Ю. и др. Изд-во ЮРИУ РАНХиГС, 2019. С. 206-218.)

④ 〔俄〕科切特科夫:《全球信息社会中的权力与精英》,《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8—20页。(Кочетков А. П. Власть и элиты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1, № 5, С. 8-20.)

⑤ 〔俄〕亚辛等:《俄罗斯建立经济增长新模式了吗?》,《经济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4—39页。(Ясин Е. Г. и др. Состоится ли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в России?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3, № 5, С. 4-39.)

⑥ 〔俄〕基谢列夫:《地方团体与利益集团的结构研究》,《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哲学与法研究所科学年鉴》2010年第10期,第259—270页。(Киселев К. В.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е местных сообществ и групп интересов//Научный ежегодник института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рава Ураль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АН, 2010, № 10, С. 259-270.)

⑦ 〔俄〕布连科:《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与游说集团》,《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哲学与法研究所科学年鉴》2012年第4期,第5—10页。(Буренко В. И. Группы интересов и лоббизм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зарубежный опыт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Научный ежегодник института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рава Ураль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АН, 2012, № 4, С. 5-10.)

重视的现象。<sup>①</sup> 因此专门有学者对青年作为一个整体在俄罗斯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这一群体本身的社会化、自我实现、群体意识和公共参与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综合分析,<sup>②</sup>也有学者对俄罗斯高校学生的价值观进行调查,以评估其参与社会活动的可能性。<sup>③</sup> 同时,也有学者关注不同性别群体在政治话语及政治过程中的体现及其对政治的影响。有学者就指出,近年来,性别话语在政策辩论、外交政策、<sup>④</sup>选举等政治活动中的变化日益明显,这提示着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蔓延。<sup>⑤</sup>

### (七) 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

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包括思想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政治话语、政治认同、合法性以及宗教问题。有学者认为,随着两极世界的崩溃与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转向,其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合法性正在日益衰减。<sup>⑥</sup> 意识形态则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政治的关键调节机制,它能为社会确定目标、赋予政治秩序以合法性,并奠定社会道德的基础。<sup>⑦</sup> 而国家进一步

---

① [俄]叶法诺娃:《作为政治抗议现象的青年极端主义》,《权力》2011年第8期,第30—33页。(Ефанова Е. В. Молодеж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как форм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теста//Власть, 2011, № 8, С. 30-33.)

② [俄]格罗什科夫、谢列基:《俄罗斯青年:社会学的描述》,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2010年版。(Грошков М. К. и Шереги Ф. Э. Молодежь Росси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М.: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АН, 2010.)

③ [俄]谢列基:《俄罗斯高校学生的政治倾向》,《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63—78页。(Шереги Ф. Э.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установки студент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УЗов//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3, № 1, С. 63-78.)

④ [俄]里亚波娃、里亚波夫:《当代俄罗斯政治中的男性(作为权力资源的性别话语问题)》,《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5期,第48—63页。(Рябова Т. Б. и Рябов О.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ужч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к вопросу о гендерном дискурсе как ресурсе власти)//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0, № 5, С. 48-63.)

⑤ [俄]艾瓦佐娃:《2011—2012 总统与议会选举周期语境下俄罗斯人政治行为的性别特征》,《俄罗斯社会中的女性》2017年第4期,第3—13页。(Айвазова С. Г. Гендер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ян в контексте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го цикла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х и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2011-2012 гг. //Женщин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2012, № 3, С. 3-13.)

⑥ [俄]马尔基亚诺夫、费什曼:《俄罗斯所寻找的乌托邦:从道德崩溃到到的革命》,莫斯科: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Мартьянов В. С. и Фишман Л. Г. Россия в поисках утопий: от морального коллапса к социаль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10.)

⑦ [俄]马尔基亚诺夫等:《俄罗斯所寻找的意识形态:当代社会价值调节机制的转型》,莫斯科: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Мартьянов В. С. и др. Россия в поисках идеологи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ценностных регулятор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обществ.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6.)

拖延意识形态的确立,可能会危及俄罗斯在世界政治地图中的角色与位置。<sup>①</sup>保守主义及政治保守化被认为是当前俄罗斯政治中的一大特征和趋势。但有学者指出,保守主义很难被定义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即使在保守主义的四个主要类型中,<sup>②</sup>其共同点也主要是对传统价值的尊重和发扬,并以此作为与崇尚进步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sup>③</sup>保守主义具体体现为大国地位、反西方和强调俄罗斯世界的思潮,更体现为对欧洲模式、民主价值和自由市场的强烈抵制。<sup>④</sup>另有学者认为,保守主义并非一个替代性的发展道路,只能对社会起到某种缓冲作用。<sup>⑤</sup>如果执政者奉行保守主义,那么就会阻碍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也可能使俄罗斯的保守主义向传统主义演变。<sup>⑥</sup>同时,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的极端自由主义也正在被寻求妥协与建设性互动机制的文化所取代。这得益于市场、国家和议会民主的良性互动。这可能成为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基础。<sup>⑦</sup>在俄罗斯,认同问题主要被概括为公民认同、民族认同和区域认同几类,<sup>⑧</sup>也有学者从社会角色、政治、文化和领土空间认同等角度进行分

---

① [俄]冈察洛夫:《国家意识形态在俄罗斯权力中心化过程中的租用:历史经验与现实》,《国家与法的历史》2010年第4期,第31—36页。(Гончаров В. В. Рол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в 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2010, № 4, С. 31-36.)

② 作者将保守主义分为经典保守主义(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自由保守主义(либераль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社会保守主义(социаль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和革命保守主义(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四类。

③ [俄]杜金:《作为一种现象的保守主义:可能称为普遍理论吗?》,《法哲学》2009年第4期,第7—15页。(Дугин А. Г.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как явление: возможна ли его общая теория?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2009, № 4, С. 7-15.)

④ [俄]贝佐夫:《当代俄罗斯社会的保守主义倾向:起源、内容和前景》,《社会科学与现实》2015年第4期,第26—40页。(Бызов Л. Г.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тренд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историки,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5, № 4, С. 26-40.)

⑤ [俄]伊奥宁:《保守主义兴起》,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Ионин Л. Г. Апдейт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2010.)

⑥ [俄]布连科:《当代俄罗斯政治过程中的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莫斯科人文大学学报2014年第7期,第17—20页。(Буренко В. И.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традиционализм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Вестник МосГУ, 2014, № 7, С. 17-20.)

⑦ [俄]波尔杰洛维奇:《从社会自由主义到合作的哲学》,《社会科学与现实》2015年第4期,第41—64页。(Полтерович В. М. От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к философ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5, № 4, С. 41-64.)

⑧ [俄]德罗比热娃等:《公民、民族与地区认同:历史、现实与未来》,莫斯科: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俄]安德烈耶娃等:《认同:个体、社会与政治》,莫斯科: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Дробижева Л. М. и др. Гражданская, этническа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3; Андреева Л. А. и др.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лич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о, политика. М.: Весь мир, 2017.)

析。<sup>①</sup> 而当代俄罗斯政治学中，最引人注目的研究则是对执政精英在不同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下对历史的叙述方式及其认同建构途径。<sup>②</sup> 有学者指出，当前俄罗斯政治认同议题繁多，但究其根源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苏联认同、后苏联的负面认同以及后苏联整合认同。它们也反映着俄罗斯认同演变的主要趋势。<sup>③</sup>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有学者指出，政治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家庭、学校、媒体都对民众的社会化过程及最终的政治价值与政治文化塑造施加了影响。<sup>④</sup> 在当前俄罗斯，至少存在五个相互独立的政治亚文化群体，即自由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家长主义者、忠诚主义者和苏联传统主义者。<sup>⑤</sup>

### 三、俄罗斯政治学的发展进程分析

政治学和国家与政府的紧密关系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其一，政治学需要将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政治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其二，政治学需要依托国家和政府的发展，从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提炼概念理论；其三，政治学需要服务于国家和政府，以科学研究促进政治发展。因此，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始终影响着俄罗斯政治学的建设。这也直接导致政治学科在上述七个主要研究领域的进展并不均衡：越是技术性的、应用性的、能产生即时效用的、能够直接引入知识和结论的研究越是发展迅速，越是价值性的、理论性的、需要长期深入探讨的、需要深入本土细致考察的研究越是发展缓慢。具体而言，即是国家、政府和精英研究发展最快，政党、市场、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则相对薄弱。

---

① 〔俄〕谢梅年科等：《政治认同和认同政治》，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1 年版。（Семенов И. С. и др.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политика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 : РОССПЭН, 2011.）

② 〔俄〕马林诺娃：《重要的历史：执政精英的象征政治与俄罗斯认同困境》，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5 年版。（Малинова О. Ю. Актуальное прошлое: символ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ластвующей элиты и дилемм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 : РОССПЭН, 2015.）

③ 〔俄〕季莫菲耶夫：《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政治认同：选择与趋势》，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出版社 2008 年版。（Тимофеев И. Н.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и тенденции. М.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ИМ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8.）

④ 〔俄〕舍斯托巴尔、谢列兹涅娃：《转型时期俄罗斯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莫斯科：新纪年出版社 2008 年版。（Шестопал Е. Б. и Селезнева А.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в период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М.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 2008.）

⑤ 〔俄〕泽文娜、马卡连科：《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特征》，《政治学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114—131 页。（Зевина О. Г. и Макаренко Б. И. Об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0, № 3, С. 114-131.）

## （一）国家研究

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追求政治生活深刻变革的国家而言，国家状态或国家建构领域的研究包含了政治学最为根本和关键，同时也最为缺乏深入系统研究的一系列议题。在转型国家的政治学发展中，关于国家问题的探讨应该涵盖许多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分析，如政治体制、政体与国家关系、体制改革、决策机制、央地关系和民族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而俄罗斯在这一领域更加关注的则主要是国家统一、国族建设、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和城市权力等问题。

不难发现，俄罗斯政治学在本领域总体而言还未能很好地完成对国家权力组织方式的探讨，社会仍对“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适合俄罗斯现实”以及“如何具体合理化配置各层次政治结构”等问题的解答存在需求。从30年的发展历程看来，俄罗斯关于国家层面权力配置方式的讨论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许多关于总统、议会、政府和法院权责划分的研究。但在2000年之后，关于国家问题的讨论开始逐渐下沉至联邦制度建设层面，关于联邦大区、区域经济、不同联邦主体法律地位和权力归属的讨论增多。近年来，本领域研究进一步下沉至城市层面，出现了一些探讨城市权力结构转型的研究作品。

从概念体系化的角度，本领域已经比较好地完成了政治学从政治实践与其他学科的分化过程，在国家、联邦主体和城市等层面分别建立了专属的学术语言和概念系统，同时也建立了理解和评估政治活动的指标体系。从思维科学化的角度，虽然俄罗斯政治学常有将本国与后苏联其他国家进行专项比较的研究，但比较缺乏系统性的全面比较，且在“次国家”和城市层面的比较研究也比较薄弱，因此理论的普遍性程度不高。从视角本土化的角度，俄罗斯政治学存在对联邦、民族和区域等问题的探讨，但仍比较缺乏在特定部门或领域的研究，如边疆政治学、国防政治学等，使这一领域的政治学知识还不能很好地影响其他学科。

本领域主要目标应是探讨何种理想的政治组织形态适合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大规模、多民族和人口稀少的国家，如何使政治体制能更好地切合、完善并解决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产业结构换代缓慢等现实问题。国家问题研究逐步下沉的趋势虽然也可以认为是政治学进一步精细化的体现，但对许多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缺乏反思可能为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埋下隐患。

## （二）政府研究

相对于国家问题的探讨，政府领域的研究的对策性更强、与政治实践的融合程度更高，因而也更容易取得显著的成果与进展。这一领域既能包含经典的议题如机构职能、行政改革、政治监督和反腐倡廉研究，也能包含前沿的议题如政府创新、服务型政府、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网络政治研究等。在俄罗斯，政府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行政改革、治理能力、腐败行为、政府创新和电子政务等议题，与世界政治学及其他转型国家政治学的关注总体一致。这一领域俄罗斯政治学比较具有特点的是延续自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与责任政府、政府回应性等问题高度相关的政治沟通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的则是对一些特定部门或领域如能源、交通、灾害、教育和环境政治学的研究。

从 30 年的发展历程看，俄罗斯关于政府问题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一个比较典型的标志就是 1999 年由总统办公厅牵头建立了战略规划中心专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政策。由于争议比较小、社会需求大、研究周期短和成果转化率高等优势，俄罗斯政治学中关于政府领域的研究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因此能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也能迅速地引介世界政治学前沿观点和理论。但另一方面，由于依赖国家支持和成果引进，俄罗斯政治学中政府研究的下沉力度不足，对省、市、村镇、社区等次国家或基层政府层面创新行为与治理能力的研究比较薄弱。这就造成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大多只能在国家层面完成向政治实践的转化，基层治理中获得的经验则既得不到有效总结，也很难获得大范围的推广。

从概念体系化的角度，政府研究的发展程度最高，俄罗斯政治学已经逐步建立了一系列认识各级政府职能与责任的概念，以及评价其执政绩效的指标体系。同样，从思维科学化的角度，政府研究领域成果的普遍性也是最强的，其他国家政府的成功经验可以迅速得到本土化应用，特定层级政府的有效策略也能比较快地向外辐射扩散，在一些前沿领域也已经可以与世界政治学对话。相对的，政府研究的视角本土化趋势不够显著，比较缺乏一些针对专门问题如能源、灾害、安全、教育和环境等方面政策效果的系统性反思评估。

本领域的主要目标本应是探讨政府如何更好地承担并履行其公共职能，这就需要一个包括识别问题—现象反思—理论假设—结论验证等环节的快速循环。而当前俄罗斯建立的引进—探讨—试验—推广循环虽然能使政治学研究本身欣欣向荣，但缺乏本土经验的研究与分析实际上会使许多理论在转化过程中“水土不服”、不了了之，造成资源的浪费。



### (三) 政党研究

在转型国家政治学中,议会与政党研究与国家问题研究一样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议会建设关乎法治国家的进展,政党建设则关系到民主形式的探索。在转型国家中,议会与政党研究通常包括以政党和政党制度为中心的一系列议题,如党政关系、党的建设、党内民主、执政能力、执政党与合法性研究,同时也会包括以民主建设为中心的议题如协商民主、基层民主和参与民主等。俄罗斯在政党领域主要关注的议题包括多党竞争等政党制度研究,政党建设、政权党和新型政党等政党研究,以及议会建设和选区选举等问题的研究。

在俄罗斯政治学发展的30年中,议会与政党研究同样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20世纪90年代,争论最激烈的是基本政党制度的确立问题以及对政党的基本认识问题,例如应该朝数个主要政党还是完全多党的格局方向引导政党发展,应该如何从组织、成员和意识形态角度界定政党等。2000年以后,议会与政党研究开始更多聚焦选举问题,如比例代表制和单席位选区制的争议、选区划分、议会门槛等问题。近年来,关于选举技术和策略的研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同时延续自20世纪90年代的政党研究也逐渐深化,开始出现一些横向比较后苏联空间政党建设的研究,以及反思政党经典形式和定义的研究。

从概念体系化的角度,政党研究的发展程度比较高。俄罗斯政治学逐步摆脱各种极端化观念,开始理性认识政党与政党制度。不仅引入世界政治学中对政党的各种定义,也开始对一些现象进行客观描述以转化为案例。从思维科学化的角度,俄罗斯政治学中出现了许多引介西方政党活动的研究,但无论是对非西方政党或是本土政党的总结都还有待加强。不能将本土观察迁移到其他案例,同样也是理论普遍性不足的表现。同样,从视角本土化的角度,不对本土政党建设的有益经验进行总结,单纯追求与其他国家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相似性,就容易使政治学的批判性过强,建设性不足,并不利于知识的迁移和外溢。

政党领域研究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如何通过代表制度使国家意志与社会诉求能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并保持一致。但相对于政党研究,俄罗斯的议会政治研究、立法进程研究与民主形式研究进展则显得相对缓慢。而政党研究本身也没能对一些根本性问题如执政党、多数党、政权党、主流党和政党国家化等问题达成共识。这就使得俄罗斯政治学始终无法很好地解决政党在民主和法治进程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使政党理论的发展长期滞后于社会的要求。

#### (四) 市场研究

除了政治改革,转型国家通常还需完成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经济转轨的本质就是国家调控发展的路径出现变更,即从传统的国家直接管理生产过程,到国家间接地对更广泛的经济活动施加影响。这样的变更就会包括国家的经济、产业、贸易领域的战略及在所有制、市场和企业等领域的政策,具体则会体现为产权改革、税收改革、区域经济、政商关系和国企改革等议题。目前,俄罗斯政治学在市场领域主要关注的议题包括政商关系、国有化进程、大型企业治理与中小型企业发展等。

俄罗斯关于经济体制的讨论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此时由于政治学尚未完成从经济学的分化过程,因此无法向经济转轨提供丰富的知识与理论参照。这也在实际上导致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甚至于不同的联邦主体政府采取了和联邦政府截然不同的多种转轨策略。2000 至 2008 年,由于经济始终保持了增长状态,因此政治学也没有及时地补足关于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讨论。直到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对经济问题的探讨才逐渐回到政治学研究的议程之中。在此之后一个比较常见的研究即是不同企业在危机与风险中的表现,由此引发关于国家与企业关系、经济发展方式、特区与经济增长、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各方面的讨论。

从概念体系化的角度,俄罗斯政治学的市场研究发展程度比较缓慢,一些分析俄罗斯经济特征方面的重要理论和概念都来自经济学科,而本应来自政治学的关于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经济等关系的概念和理论仍显薄弱。从思维科学化的角度,本领域的发展也并不显著。须知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果缺乏与其他转型国家的比较、缺乏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较,那么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理解就会比较受限。从视角本土化角度,本领域的发展程度同样不高,一些政治学中研究经济活动的重要领域如区域经济学、产业政治学的研究规模尚需扩大。

市场是政治学与经济学交叉的研究领域,由于经济学方法和材料的丰富性,常会为政治学带来许多的借鉴与增长点,而政治学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则多见于分析制度、政策和政治主体的行为如何影响经济活动。但当前俄罗斯政治学中在市场领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政治实践与社会现实,在国家如何调控资本力量,如何推动国企转型,如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如何通过商业团体塑造政商关系等关键问题上的知识理论需求得不到满足。

## (五) 社会研究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转型国家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难题。一方面,由于体制本身的障碍与不合理制度设计产生的阻碍力量,转型国家的改革者常需要向体制外寻求改革动力;另一方面,许多转型国家的改革本身也是发源于社会自下而上所提出的诉求。因此转型国家政治学中,社会领域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内容,通常会包括市民社会、社会治理、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和社区及农村研究等议题。俄罗斯政治学中关注的议题则包括市民社会、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等。

与市场领域类似,俄罗斯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同样早于政治学科的建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俄罗斯政治学中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舆论问题。1988年苏联部长会议首次划分政治学专业时就在社会学学科大类下增加了社会政治进程、组织及其管理和社会舆论两个方向。<sup>①</sup>20世纪90年代,社会领域研究就开始增加对不同社会群体以及社会群体间利益分歧的关注,并由此在政治学中建立了专门的冲突学研究方向。2000年以后,随着政治秩序的建立,俄罗斯政治学曾经尝试加强市民社会与社会组织研究,但并没能持续扩大这方面的研究规模。

从概念体系化的角度,俄罗斯政治学在社会领域的研究发展缓慢。一方面,俄罗斯政治学得益于社会学的深厚基础,另一方面确实也受其制约。本领域的研究始终没能很好地脱离社会学视角,在不同层次分析国家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和机制。从思维科学化的角度,虽然存在许多将俄罗斯与欧美国家市民社会进行对比的研究,但在俄罗斯内部不同层次的横向比较尚显薄弱。从视角本土化的角度,本领域研究的突出问题则是缺乏系统和大规模的基层调查研究,学界对村镇、社区情况的掌握都存在缺失。

与其他国家相比,当前俄罗斯政治学在社会领域的研究更加关注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也持续保持对社会保障问题的关注,但对政治参与、基层治理、社区建设和农村政治等方面的问题缺乏足够的探讨。如果政治学对社会群体与社会结构缺乏清晰的认识,对国家与社会互动机制的分析无法下沉到基层,就无法将社会矛盾化解于初始状态,最终使转型国家不得不为改革支付高昂

---

<sup>①</sup> 苏联部长会议技术与科学委员会1988年11月4日第386号令,载〔俄〕普利亚斯:《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学》,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НТ СССР № 386 от 4 ноября 1988 г., в Пляйс Я. А.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ереходной эпохи в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 13.)

的社会成本。

## (六) 精英研究

精英研究是俄罗斯政治学中最具特色的领域之一,也体现着俄罗斯从自身转型经验中总结出的深刻教训。在制度建设尚未成熟的时期,掌握巨量政治资本的精英群体成功实现了对国家利益的俘获与对国家权力的劫持,使得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建设不仅没能实现预期的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反而出现向寡头政治倒退的危险。因此,在其他转型国家主要关注干部选拔、干部培养、晋升“锦标赛”与“压力型体制”等整体政策与机制,或精英观念与心理等个人行为 and 选择的同时,俄罗斯政治学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对行政官僚、地方精英、精英群体、精英互动、精英心理、精英吸纳和新型精英等多个议题的研究之中。

俄罗斯的精英政治学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最初仍然采用了大量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但与苏联时期的政治人物研究和西方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研究都存在显著区别。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学者认识到精英群体中蕴含的能量和可能性,因此多将精英视作本国政治传统的独特产物,开始尝试从政治史中发掘资源以加深对这一现象的理解。2000 年以后,随着政治结构的稳定,精英体系也日渐成型,俄罗斯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开始集中关注如选举、施政、议会辩论、政党协商等政治活动中的精英行为以及国家在整体上所采取的精英政策。2008 年以后,随着总统人才储备计划(кадровый резерв)、“总统学院”,以及州长培训项目(школа губернаторов)等一系列精英培育、轮训、选拔机制的实施,俄罗斯政治学在精英领域的研究开始出现更加精细化的研究,从整体政策和机制转向精英群体的细分、精英群体间关系以及精英正式与非正式网络的识别和分析研究。

从概念体系化的角度,本领域研究很早就开始追求专属概念体系的建立,并且已经开始对精英从其身份标识、利益归属、地域出身和系统履历等角度进行细分,因此具有比较高的发展程度。从思维科学化的角度,精英研究在俄罗斯内部的横向比较作品十分丰富,但在跨国比较方面还存在提高空间。而从视角本土化角度,同样也由于材料和案例的丰富,使得精英研究的理论不仅能在学科内进行迁移,还能对其他学科形成影响。

俄罗斯的精英研究本质上是对旧制度主义特别是国家与法研究的补充。这对处在起步阶段的转型国家政治学是一种有益的平衡。但在数十年的发展之后,俄罗斯的精英政治学需要脱离对个体和特殊性的过度强调,回归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建构,更加重视制度和人之间相互塑造的过程与机制。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与政治学其他领域的良性互动,促进俄罗斯政治学的未来发展。

### (七) 思想文化研究

转型国家的思想文化研究与西方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研究存在一定差异。政治文化研究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个体对政治体系的认知与态度,但转型国家的思想文化研究内涵更广,常常包含了意识形态、政治价值与政治心理的多层次议题。在转型国家中,思想文化研究既会包含传统文化、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等侧重精神思想的内容,也会包含政治效能、政治信任、政治态度等侧重心理认知的内容。俄罗斯政治学在这一领域关注的议题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政治思潮、政治认同、政治文化、政治话语与政治社会化等。

俄罗斯政治学中思想文化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俄罗斯对道路选择的迫切需求引发了政治学者的广泛讨论。学者们既向历史中寻求关于“俄罗斯道路”的思想资源,又对俄罗斯社会进行全面、系统且广泛的调查以把握民众对俄罗斯未来的期待与诉求。2000年之后,随着政治秩序的建立,俄罗斯政治学中探讨不同社会群体对国家认知的政治认同研究以及不同代际人群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展。近年来,思想文化研究从传统精神文化研究的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成果。其中有学者继续沿着信任、效能和社会化的三条路径对俄罗斯不同的亚文化群体进行细分研究,同时也有学者采用语言学的方法对思想、观念、信息和行为进行分析,逐渐使政治话语研究成为俄罗斯政治学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概念体系化角度,俄罗斯政治学的思想文化研究同样主要采用引介的方式建立了专属的概念体系。这有助于政治学思维的科学化。因为使用外来概念具有天然的普遍性优势,能比较顺利地平衡思想文化方面的特殊性倾向。但是,对外来概念的依赖也可能阻碍政治学视角的本土化,例如对效能和信任的强调就使得俄罗斯传统文化学研究中的情感、态度、符号和记忆研究相对缺乏。近年来俄罗斯政治学已经开始从社会化和政治话语角度加强其本土化发展,具体效果仍待观察。

相对于其他领域,思想文化研究的对策性相对较弱,并不能很快地将成果转化为政策,也很难在短周期内产生效益。但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度实质上表征了国家和政府对社会整体心态与诉求的认识和把握程度。实际上,对转型国家而言,越是能深刻细致地了解社会心态与社会意识,就越能巩固国家和政府与社会共同抵御风险与冲击的能力。

## 结 语

总结近十年来的热点与前沿可知,在俄罗斯的政治学研究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基础性和理论性成果,深入反思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经典理论,结合人类社会既有的研究成果,对诸如国家、民族、政府、民主、法治和政治价值等传统问题做出了符合俄罗斯特征的新阐释。这些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了国家的区域发展规划,一部分转化成了公共管理能力的评估体系,一部分转化成了社会的发展战略,一部分转化成了城市的转型设想,一部分转化成了话语体系和思想共识,为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政治学研究还出现了许多探讨政治现象之间因果机制和发展规律的成果。这些成果面对的多为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例如政党治理及法规完善、市场体系的建立、政企关系的平衡、社会治理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引导与调节和政治精英的结构变化等。这些研究成果为国家、市场、社会、政党与精英所接受,促进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协调互动,促进了政党间的良性竞争与组织机构改革,促进了对精英集团的监督约束与精英群体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并以此减少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摩擦和阻力,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

此外,还有一部分俄罗斯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虽然解决了原有的问题,但又随时代的发展发现了新的挑战。这其中包括国族建构、数字化治理、新型政党、私有化改革、碎片化社会、青年极化,以及政治保守化等。这些问题虽然政治学界尚未找到答案或达成共识,但此类研究本身已经为俄罗斯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内的各个群体和成员敲响了警钟,提示着潜在危机的可能性。

而无论是对基础理论的反思,还是本土现象的观察,抑或是在新兴领域的探索,30年来俄罗斯政治学所取得的成绩大都经历了概念体系化、思维科学化与视角本土化的过程。直至今日,俄罗斯政治学依然在不断克服这三方面的障碍。

从概念体系化的角度,俄罗斯政治学还需克服对策性、技术性研究强于理论性研究的问题。无论是选举技术研究、政治沟通研究或是政治话语研究,都具有极强的应用性,能迅速使研究成果转化为政治实践,服务于现实政治。但是,这种以现实政治热点为引导的发展方式容易造成学术资源的非理性集聚。而由于现实政治热点变动的频率高、速度快,就会迫使众多研究人员的关注点在不同领域的议题间快速切换,使其知识和理论的积累方式不是遵循纵向更新迭代的科学路径,而是遵循横向平移跳跃的实践路径。其最终结果就是学

术研究对现象与问题的能描述不能解释,能分析而不能预判。

从思维科学化的角度,俄罗斯政治学还需克服理论引进强于理论建构的问题。对于转型国家的政治学而言,其初创时期必然需要大量引进已经成体系的学术研究框架,这样从概念到方法、从理论到议程的引进也有助于建立政治学的基础认识。但在俄罗斯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显著出现了引介降级的现象,即从议程引进逐步过渡到理论引进,再逐步过渡到方法的引进。虽然在一些新兴的领域如城市政治学、网络政治学的研究中仍在重复这一过程,但在日趋成熟的领域,就会逐渐完成议程和理论的替代,并且实现从政治学向其他学科、从本土理论向外部案例的外溢效应。如果不重视本土理论的建构,那么就依然很难平衡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发展方式实际上很容易造成政治学理论供给与实践需求的脱钩,最终导致资源投入的分散化。

从视角本土化的角度,俄罗斯政治学还需克服学术发展落后于政治实践的问题。在俄罗斯政治学30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出现越来越多的服务于现实政治需求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又在多个重要领域落后于政治实践,没能及时对许多政策和经验进行分析与总结。被动跟随而非主动寻找问题会让事件、政策和热点限制理论思考的边界。长此以往这一趋势就会造成政治学研究的浅表化,即停留在现象层面,无法深入提炼理论模型。理想的研究模式应该是让理论研究识别政治实践中反复遇到的困难及其本质,并为其提供可供选择和尝试的解决方向。俄罗斯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认识到,转型国家的政治现象丰富而复杂,因此政治实践与理论研究各有任务,并不能相互替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应是在国家政治议程的重大关切点上相辅相成。

总结30年来俄罗斯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可知,政治学的价值毋庸置疑。政治转型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都是一个改变社会运转根本逻辑的重大进程。而越是重大的进程和事件,就越是应该注重和寻求科学的解释。政治学科通过观察政治的现象,思考政治的规律,产生政治的知识,回答政治的问题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国家与社会则通过肯定政治学知识、支持政治学建设、认识政治学理论、采纳政治学建议而获得了增长与发展。可以认为,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必须建立在政治学发展的基础之上。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很难再出现一个脱离政治学知识还能顺利实现政治转型与政治发展的案例,让政治与政治学相伴而行,才能真正实现政治的现代化。这也正是追求政治现代化的转型国家发展和完善政治学科的意义与宗旨所在。